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

起魏武帝太清二年魏文帝大統十四年庚子
魏武帝定六年至隋文帝承聖三年魏恭帝元年
齊文宣帝
天保五年

魏大統十
四東魏武定六年

東魏慕容紹宗擊侯景景衆潰走襲據壽春梁以為

南豫州牧

先是侯景敗慕容紹宗兵於渦陽至是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景景大潰與數騎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晝夜兼行遣軍不敢逼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

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一

南北朝

乙

胡氏實曰紹宗之才誠足以制景高歡信知人矣而故不貴之以遺其子則所以待紹宗者有未盡焉至唐太宗遂亦用此委李世勣於高宗後之論者以此兩君為賢曰寧其身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是皆失之也平日儲養賢才以遺子孫推誠盡禮各得其道豈用私意小智軒輕屈之而使子孫以利祿誘之使其臣利祿之人也則可使其臣不以三公易其介也又安得而用之彼紹宗與勣皆利祿之人耳故紹宗遂候景不盡其力而李勣事高宗不竭其忠君臣得失豈

不明且驗邪

景既敗不知所適(梁)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為藍州
事常黠所不容聞景至故往候之景問曰壽陽去
此不遠欲往投之常黠其約我乎神茂曰黠蓋州
耳王若至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景遂行
夜至城下常黠以為賊也披甲登陴景遣其徒告
曰河南王戰敗來投願速開門黠曰既不奉敕不
敢聞命景乃遣徐思王入見黠曰河南王為朝廷
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黠曰吾受
命守城河南自敗何預吾事思王曰國家付君以

通鑑纂要卷之四

南北朝

二

閭外之略若魏追兵至河南見殺君豈得獨存縱
存亦何顏以見朝廷邪黠乃開門納景景以敗乞
自賤(梁)主不許以景為南豫州牧光祿大夫蕭介
諫曰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歡墳未
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
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受之正欲比屬國
降胡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
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梁)主不

能用

東魏求成于梁

蕭淵明至鄴。東魏主升閭闔門受俘。讓而釋之。送於晉陽。高澄待之甚厚。侯景既敗。羊鴉仁亦還。義

陽東魏遂得懸瓠項城。悉復舊境。高澄數遣書求

好於梁。未之許。澄謂淵明曰。若梁主不忘舊好。

諸人並即遣還。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遣人奉

答還梁。主與朝臣議之。朱异等皆以為便。司農

卿傅岐獨曰。此高澄設間。欲令侯景自疑。而作亂

耳。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梁主亦

厭用兵。乃許之。使還。過壽陽。侯景知之。攝問具服

乃啓梁主曰。高澄忌賈季。在翟惡會士會居秦

通鑑纂要之四十二

南北朝

三

賈會俱春秋晉臣左傳趙宣子曰求盟請和冀除

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殫無辭唯恐千載有穢良史

又致書於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其啓。梁

主遂遣使弔澄。景又啓曰。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今

陛下復與連和。使臣何地自處。梁主報之曰。朕與

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景乃許

為鄴中書求以淵明為景梁主將許之。傅岐曰。侯

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

繫。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梁主從

之。復書曰。貞陽且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

知吳老公薄心。虜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於是始為反許，屬城居民悉召募為軍士。輒淨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

尹氏起華曰：梁納魏叛臣，侵其境土，彼方忿梁，不義與師問罪之不暇，何事反乃求成此不待智者而後知其間矣。梁臣傅岐輩非不發其姦謀，而梁主曾不之悟，遂墮其計中，可謂至愚極謬之甚者。
魏以宇文泰為太師。

梁侯景反壽陽，梁主遣邵陵王綸督諸官討之。

通鑑纂要卷之四

南北朝

四

侯景自至壽陽，徵求無已。梁皆與之。景請要於王謝。梁主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恨，表疏稍悖慢。又聞徐陵等使魏。時梁遣散騎常侍徐陵如魏反謀益甚。元貞知景有異志，累啓還朝。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貞懼，逃歸建康。具以事聞。梁主不問。景知臨賀王正德屢以貪暴得罪，陰養死士，幸國家有變，遣徐思王致賤曰：天子年尊，姦臣亂國，大王屬當儲貳，中彼廢黜。景雖不敏，實思自效。正德大喜，報之曰：僕為其內公，為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合州刺史鄒陽

王範密啓景謀。朱异以為必無此理。**梁**主乃報範曰。景孤危寄命。安能反乎。範復請自以合肥之衆討之。**梁**主不許。朱异謂其使曰。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邪。自是不復通範啓。景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异曰。景何能為。以使者付獄。賊解遣之。景益無所憚。啓**梁**主乞控督江西。如不許。即帥甲騎向閩越。**梁**主遣使諭解之。景遂反於壽陽。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麟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為名。异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為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梁**主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吾折箠答之耳。詔以鄱陽王範封山侯。正表司州刺史。柳仲禮散騎常侍。裴之高為四道都督。邵陵王綸持節兼督衆軍。以討景。

梁臨賀王正德叛。引侯景兵渡江。**梁**主命宣城王大器將軍羊侃督軍禦之。

侯景聞臺軍討已。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必為所困。不如決志東向。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乃詐稱出獵襲譙州。執刺史蕭泰。攻雁陽太守。鐵以城降。因說景速趨建康。景以鐵為導引。兵臨

江梁主問策於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梁主以正德督諸軍。屯丹陽。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菽。密以濟景。景濟江。是夕。梁朝始命戒嚴。景至慈湖。建康大駭。梁主悉以內外軍付太子。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羊侃為軍師將軍副之。遣舍人賀季勞景于板橋。季曰。此舉何名。景曰。欲為帝耳。百姓聞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賊至猝迫。公私駭震。軍旅指為一決於侃。侃贍方俱。并太子深伏之。

蕭正德引侯景圍梁臺城。

在今上元縣東北

景以正德稱帝。

景至朱雀桁南。太子猶未知正德之情。使守宣陽門。正德之黨閉桁度。景正德帥衆迎之。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洶懼。石頭降。景射啓於城中曰。陛下若誅异等。臣則歛轡北歸。梁主將誅之。太子曰。賊以异等為名耳。殺之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侯賊平誅之未晚。梁主乃止。景繞城既匝。百道俱

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為尖項。石不能破。羊侃數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絕內外。朱异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十一月朔。正德即帝位。以景為丞相。景軍中乏食。縱士卒掠奪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後米一升直七八萬錢。人相食。餓死者什五六。景驅士民於城東西。起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填山。號哭動地。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以下皆親負土。畚音本蒲器也。鍤音本蒲器也。於山上起樓。

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一

南北朝

七

四丈。募敢死士二千人。分配二山。晝夜交戰。會大雨。城內山崩。賊乘之垂入。羊侃令多擲火為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土山稍逼。城樓將軍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山崩壓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橋。懸罩二土山上。景衆皆走。又擲炬焚其東山。樓柵蕩盡。賊死甚衆。賊復引玄武湖水以灌臺城。關前皆為洪流。

梁荆州刺史湘東王繹移檄遣兵赴援

繹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登。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郢州刺史南平王恪。

等發兵入援遣司馬吳曇天門太守樊文英將兵發江陵又遣世子方等將兵入援釋尋自將銳卒三萬發江陵景以書告城中士民曰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妾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佞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

梁將軍羊侃卒

通鑑纂要之四

南北朝

城中益懼

梁散騎常侍章粲及東西道都督裴之高柳仲禮等各以兵入援推仲禮為大都督

梁主徵衡州刺史章粲為散騎常侍粲至廬陵聞亂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渡江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今宜移鎮潁城遣偏將見隨足矣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隨粲粲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至橫江粲即

送糧仗并散私財以賞其戰士裴之高自張公洲
遣船度之粲仲禮遂與李孝欽羊鵝仁陳文徽合
軍屯新林推仲禮為大都督仲禮以晦夜入韋粲
營剖分衆軍旦日會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頗青
塘粲以青塘當石頭中路賊必爭頗憚之仲禮曰
青塘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必當更遣軍相助乃
使直閣將軍劉叔胤助之

侯景襲梁援軍韋粲死之柳仲禮擊景敗之

仲禮供營大術會大霧韋粲軍迷失道比及青塘

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一

南北朝

九

夜已過半立柵未合侯景亟帥銳卒攻之粲使軍
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舟師截其後叔胤不
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粲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
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弟助警構從弟昂皆
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仲禮方食投箸破甲與其
麾下百騎馳往救之與景戰大破之

梁中領軍朱异卒

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慙憤發疾卒

痛惜特贈僕射

胡氏真曰侯景能濟江南正德舟楫之功正德

反噬由朱异失職之薦然則非景與正德能亡梁也乃朱异亡之耳

梁以侯景為大丞相與之盟敕止援軍湘東王繹次于武城

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尚書省為薪散薦剉以飼馬軍士或煮鎗熏鼠捕雀而食之屠馬於省殿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衆亦飢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接軍斷其路景甚患之王偉請為求和以緩其勢運米入石頭然後伺其懈怠擊之景從之拜表求和梁主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許之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却援軍耳且宣城嫡嗣之重豈可為質梁主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質於景敕諸軍不得復進詔以景為大丞相豫州牧設壇門外遣僕射王克與王偉等盟既盟而景圍不解會南康王會理湘潭侯退西昌世子或衆合三萬至馬邛州景請救還南岸太子從之梁主常蔬食至是蔬茹皆絕乃食雞子邵陵王綸乃因使

上雞子數百枚

胡氏寅曰自佛以不殺為教謂大豕牛羊皆吾畜世之祖考眷屬也信而行之莫甚於梁武果有報應福利則梁之國祚靈長臣忠子孝叛亂不作壽考無期斯為驗矣乃一切不然禍亂既興骨肉相圖太平之民十喪八九然則向者若蔬不殺之功果何在邪梁武行事殆天啓之使破敗昭著以警後來歟

湘東王繹軍於郢州之武城與河東王譽桂陽王曄皆淹留不進中詔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以繹

通鑑纂要

南北朝

十一

不早下心非之嘗與繹雙六食也取子馬也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深銜之及得梁主救繹欲旋師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為也大王以十萬之衆未見賊而退奈何繹不悅未幾因事殺之

侯景陷梁臺城自稱大都督錄尚書事邵陵王綸奔會稽柳仲禮等叛降景廢蕭正德以為大司馬

侯景既運東府米入石頭主偉聞荊州軍退援軍不相統壹乃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宮闕還辱妃主殘穢宗廟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

而捷自古多矣。願且觀其變。景遂啓陳。深主十失。

曰陛下崇飾虛誕。惡聞實錄。以妖恠為嘉禎。以天

譴為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

為貨。輕重無常。公孫之制。漢光武時公孫述據

爛羊鑄印。朝章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豫章辭父

初武帝納齊東昏侯寵姬七月而生邵陵冠布。邵陵

豫章王綸其母告以故綸遂降魏服而着之。匍匐號泣石虎之風也。修建浮圖。四

民飢餒。笮融。人名漢獻時為下姚興之代也。又

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幾政以

賄成。諸閹蒙盛。衆僧殿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

是耽。邵陵所在殘破。湘東群下貪縱。南康定襄之

屬。皆如沐猴而冠耳。伏願小懲大戒。放讒納忠。使

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城之辱。則萬姓幸甚。梁

主覽啟慙怒。以景遠盟。舉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

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被圍既久。人多身腫

氣急。死者什八九。乘城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喘。橫

尸滿路。而衆心猶望外。接柳仲禮。唯聚妓置酒。作

樂。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南王駿說邵陵王

綸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計不虞。殿下何

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為三道。出賊不意。及之可

以得志。綸不從。仲禮父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為何。仲禮亦不以為意。**梁**主問策於津。對曰。陛下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南康王會理與羊鵠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度軍。為景所敗。景又求和。**梁**主使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見景無去志。發憤責之。景橫刀叱之。浚曰。負恩忘義。違棄詛盟。罔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為以死相懼邪。因徑去不顧。於是景復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也。太陽門終日。藉飲不恤吏。其書佐董勛熊曇朗。夜引景衆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却。乃排闥入。啓**梁**主云。城已陷。**梁**主安卧不動。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因謂確曰。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為念。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稽顙殿下。典儀引就三公榻。**梁**主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無乃為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復至末福省。見太子太子亦無懼容。侍衛皆驚散。惟徐摛啟不害侍側。摛謂景曰。當以禮見。景乃拜。退謂王僧貴曰。吾常跨鞍對陳。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綏。了無怖心。今見蕭公

使人自帽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是悉撤兩宮侍衛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收朝士王侯送永福省。矯詔大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建康士民逃難四出。景以詔命解外。援軍邵陵王綸奔會稽。柳仲禮及羊鴛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賊。仲禮等入城。先拜景而後見。

梁主 **梁主** 不與言見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見。景遣仲禮歸司州。僧辯歸竟陵。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開。正德帥衆揮刀欲入。不得。景更以正德為大司馬。正德入。

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一

南北朝

十四

見**梁主**拜且泣。**梁主**曰。吸其泣矣。何嗟及矣。

梁宣城。吳興起兵拒侯景。

侯景遣來亮入宛陵。宣城太守楊白華誘而斬之。景遣李賢明政之不克。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與吳興太守張暉起兵討景。景號令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

梁主衍祖太子綱立。

梁主雖外為侯景所制。而內甚不平。景欲以宋子仙為司空。**梁**主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景不能彊。心甚憚之。太子泣諫。**梁**主曰。若社稷有靈。猶當克。

後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是後梁主所求多不
飲膳亦為所裁節憂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而
荷荷遂殂在位四十八年卒八十六歲景秘不
喪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既而發喪遂即位立
宣城王大器為太子高祖之末建康士民爭尚家
華糧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自景亂道路斷
絕人至相食不免餓死存者百無一二貴戚豪族
皆自出採稻填委溝壑不可勝紀

臣等謹按自古禍亂之起多在繼世之後不知
創業之艱難故也武帝親創大業而旋以寵信

通鑑纂要卷之四

南北朝

十五

非入身蹈其禍然則守成之君可不戒哉

梁湘東王繹自稱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承制
侯景殺蕭正德

正德怨侯景賣已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
遮得其書縊殺之

梁末安侯確討侯景不克而死

景愛末安侯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
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恨未得
其便卿還啟家王勿以確為念景與確遊鍾山確
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

東王繹使其世子方等攻湘州刺史河東王譽
擊之方等敗死

盜殺東魏大將軍勃海王高澄于鄴

澄以其弟太原公洋次善忌之洋深自晦匿每退
朝輒閉閣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時袒跣
奔躍。夫人問其故。洋曰。為爾漫戲。其實欲習勞也。
溢獲衡州刺史蘭欽。子京以為嬖奴。京屢自訴。澄
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澄一
日與陳元康。楊愔。崔季舒。昇。左右謀受禪。京進食
。冥刀盤下殺之。元康以身蔽澄。亦被傷。而卒。洋聞

通鑑卷之四

南北朝

五

之神色不變。入討辟賊。斬而鬻之。秘不發喪。勲貴
以重兵皆在并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督
護唐邕。使部分將士。鎮遏四方。須臾而畢。東魏主
聞之。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
歸帝室矣。洋留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楊愔。守鄴。
入謁東魏主。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
攘袂扣刃。若對嚴敵。令主者傳奏曰。臣有家事。須
詣晉陽。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
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晉陽舊臣宿將。素輕
洋。及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洽。衆皆大驚。

澄政令有不便者皆改之。隆之子如等惡度支，尚書崔暹奏暹及李舒過惡，鞭二百徙邊。

侯景陷吳興。梁太守張唵，御史中丞沈浚死之。

景使侯子鑿冠吳興。吳興兵力寡弱，張唵昔生不開軍旅，或勸唵迎降。唵歎曰：吾豈不知此難？余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鑿執送建康。景欲活之，唵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速死為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唵曰：吾一門已在危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沈浚。

通鑑纂要之四

南北朝

七

胡氏寅曰：張唵以書生守土，而能以不能匡救朝廷為恥，義不降賊，執節而死，苟非實見義重於生，則不能也。唵可謂無負乎書矣。

梁岳陽王詵攻江陵，湘東王繹遣兵襲襄陽，詵遁還。繹使竟陵太守王僧辯攻湘州。

先是繹使信州刺史鮑泉攻湘州，河東王譽逆戰而敗，退保長沙。泉圍之。岳陽王詵留參軍蔡大寶守襄陽，助衆伐江陵，以救湘州。湘東王繹大懼，遣左右就獄中問計於王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繹乃赦之，以為城中都督。詵攻江陵，會大雨，平地水深。

四尺。營軍氣沮。繹與新興太守杜崩實側有舊。遂邀之。崩帥所部降。其兄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距城三十里。城中始覺。蔡大寶奉營母登城拒戰。營聞之。遁還岸亦走。繹遂以僧辯代。泉攻長沙。邵陵。王綸致書於繹曰。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貫。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勞兵損義。虧失多矣。弟若陷洞庭。不戢兵刃。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魏軍以求形援。弟若不安。家國去矣。繹不從。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湘州若敗。吾亡無日矣。既而僧辯克湘州殺譽。

梁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侯景

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遣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霸先曰。京都覆沒。君辱臣死。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不能赴接。遣僕一軍。猶賢乎已。乃更止之乎。乃遣使間道詣湘東王繹。受節度。霸先尋進軍南康。繹承制授霸先交州刺史。

之

東魏高洋自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封齊

主

梁邵陵王綸至江夏自稱都督中外諸軍承制

綸自鄱陽進至九江尋陽王天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引兵西上至江夏南平王恪以郢州讓之亦不受乃推綸為假黃鉞都督承制

梁祖皓起兵廣陵殺侯景將董紹先

梁廣陵人來嶷說前太守祖皓曰董紹先輕而無謀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壯士之任耳今欲糾師

通鑑纂要之四

南北朝

十九

義勇奉戴府君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勳必天未悔禍猶足為梁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合勇士百餘人襲廣陵斬董紹先馳檄遠近推蕭勔為刺史景尋陷廣陵殺祖皓屠其城

魏師進次石城梁湘東王繹請盟魏師還

先是梁湘東王繹遣兵攻襄陽岳陽王譽乞師于魏魏遣開府楊忠率師救之至是忠乘勝至石城

欲進逼江陵梁湘東王繹遣舍人庾恪說忠曰譽

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停澧

居切水名出南郡北繹請送質求和魏人許之乃盟而還

胡氏實曰湘東責魏助姪伐叔是矣。已父被弑，餓死而不救。兄王綸制于賊手而不救。宗廟社稷，日就亡滅而不救。則誓何有於叔哉。

梁旱蝗

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楊尤甚。百姓流亡，草木根葉食之皆盡。富室或衣羅綺，懷金玉而死。白骨成丘，疾景性殘酷。於石頭立大碓，有犯法者，擣殺之。常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淨殺之，使天下知吾威名。由是百姓不附。又禁人偶語犯者，刑及外族。

梁湘東王繹移檄討侯景

通鑑纂要卷之四

南北朝

辛

繹聞高祖之喪，以長沙未下，匿之。至是始發喪，刻檀為高祖像，事之甚謹，動靜必咨焉。以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大寶之號，猶稱太清四年。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

齊王洋稱皇帝，廢東魏主為中山王。

東魏徐之才求景業善圖識，因高德政勸齊王洋受魏禪。洋擁兵而東，東魏進洋位相國，授百揆，備九錫。洋至鄴，使侍中張亮等見東魏主，逼以禪位。魏主歛容曰：推地已久，謹當遜避。乃下御坐，步就東廊，詠范曄漢獻帝登承天殿，六宮別舉，宮皆紫。

直長趙道德。以故犢車一乘。送出雲龍門。百僚拜
辭。遂遷于北城。遣彭城王韶等奉璽綬。禪位于齊。
齊王洋即皇帝位。于南郊。自魏敬宗以來。百官絕
祿。至是始復給之。封東魏主為中山王。

胡氏曰。祿以報勞。古者庶人在官。猶後世胥史
皂隸也。亦皆有祿。而元魏之世。雖三公亦不欲祿。
以孝文之明。在位累年。而後制為祿格。未再世又
罷。故魏臣多貪者。而六鎮之叛。起於劉騰元義聚
貨受財。無有紀極。民困下怨。一敗而不可振也。善
為國者。減省吏員。而厚其祿。至於近民守長。尤宜
加豐。使其去末道塗。仰事俯育。昏嫁慶弔。無匱乏
之患。則中人得保廉節。而中人以下。亦畏刑憲。此
乃愛百姓。養人才。敦風俗之要道也。

魏立蕭譽為梁王

魏人欲令岳陽王譽發袁嗣位。譽辭。乃遣使冊命
譽為梁王。建臺置百官。

梁湘東王繹取郢州。邵陵王綸奔齊。昌侯景兵襲之。
綸遂奔齊。齊以為梁王。

邵陵王綸大修艦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遣
王僧辯鮑泉等帥舟師襲之。至鸚鵡洲。綸遣其子

礪將兵擊之。且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
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營，恐天下不許。僧辯送
書于繹，繹命進軍。綸乃集其麾下於西園，涕泣言
曰：我本無他志，在城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
見伐。今日欲守則交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
容無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請出戰，
綸不從。與礪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繹以其世
子方諸為刺史，綸與左右輕舟奔武昌，遣使請降
于齊。綸後為魏所執，殺之，投尸江岸。

侯景自稱漢王

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一

南北朝

三

景又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梁主驚
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侯景殺梁南康王會理，武林侯諮

南康王會理，以侯景既出，建康空虛，與柳敬禮、西
鄉侯勸東鄉侯勳謀起兵誅王偉，建安侯賁、中宿
世子子邕以告偉，偉收會理等殺之。梁主既立，景
防衛甚嚴，唯武林侯諮及僕射王克舍人殷不害
並以文弱得出入，目內講論而已。及是，克不害懼
禍，稍自疎，諮獨不去。景惡之，使人殺之，封賁為克
陵王，子邕為隨王，賜姓侯氏。

魏初作府兵

初魏敬宗以爾朱榮為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官廢大統以來安定公宇文泰廣陵王欣趙郡公李弼龍西公李肅河內公獨孤信南陽公趙貴常山公于謹彭城公侯莫陳崇八人為之謂八柱國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為府兵身租調庸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備六家供之合為百府每府一即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泰任總百揆督中外諸軍欣以宗室宿望從容禁闥而已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是後功臣位至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者甚衆率為散官無所統御雖有繼掌其事者聞望皆出諸公之下云

通鑑纂要卷之四

南北朝

廿三

辛梁大寶二魏大統
末十七齊天保二年

魏主寶炬殂太子欽立

魏主在位十八年四十五歲

梁湘東王繹遣大都督王僧辯伐侯景次巴陵景攻之不克繹使胡僧祐擊景敗之獲其將任約景道還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為大都督帥諸將東擊景至

巴陵聞郢州陷。因留戍之。繹遣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心下。不勞遠擊。但守巴丘。以逸待勞。無不克矣。乃命徐嗣徽自岳陽杜崩。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守夏首。宋子仙為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僧辯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景衆濟江。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殺賊甚衆。景乃退。繹遣胡僧祐接巴陵。僧祐至湘浦。景遣任約帥銳卒據白瘡。待之。僧祐由他路。西上。潛引兵至赤沙亭。會信州刺史陸法和至。與之合軍。擊約。約兵大潰。擒約。送江陵。景焚營遁。約至。繹赦之。

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一

南北朝

高

梁湘東王繹誘江安侯圓正執之。

圓正。武陵王紀之子也。為西陽太守。寬和好施。歸附者衆。有兵一萬。湘東王繹欲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至囚之。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荆益之衆自此起矣。

侯景廢梁主綱殺太子大器而立豫章王棟。

初。景既克建康。常言吳兒怯弱。易取。須定中原。然後為帝。後納深陽公主。妨於政事。王伟屢諫。景以告主。主怒。偉恐為所讒。因說景除梁主。及景自巴陵

敗歸。猛將多死，自恐不能久存，偉因說以廢立。量從之，遣彭儻等帥兵入殿，廢梁主為晉安王。幽于永福省，殺哀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太子神明端巖，於景黨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未見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益也。」又曰：「殿下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何也？」太子曰：「若諸叔能弑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為無益之愁乎？」及難，顏色不變。徐曰：「又知此事，嗟其晚矣。」景迎豫章王棟立之。棟歡之子也。太尉郭元建謂景曰：「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自危必矣。」景欲迎梁主復位，以棟為大孫。王偉曰：「廢立大事，豈可數改邪？」乃止。景使使殺南海王大臨等。

侯景弑梁主綱

王偉說侯景弑梁主。太宗以絕衆心，景從之，使偉與彭儻、王脩纂進酒。太宗知將殺已，盡醉而寢。儻進土囊，脩纂坐其上而殞。在位三年，年四十九歲。

侯景廢梁主棟，自稱漢帝

景即位于南郊，還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唇呼。

謀而上封梁主棟為淮陰王。鎖於密室景嘗禁中
非故舊不得見由是諸將多怨望

齊主洋弒中山王

齊主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隨。王妃太原公主恒
為之嘗飲食護視之至是齊主飲公主酒使人鴆
王殺之。弁其三子。謚曰魏孝靜帝葬於鄴西。後忽
極而投之漳水。孝靜在位十七年。年二十八歲

王
申魏主欽元齊天保三年

梁湘東王繹遣王僧辯陳霸先討侯景

湘東王始命僧辯等東擊侯景諸軍發尋陽舳舻

通鑑纂要卷之四

南北朝

其

數百里。陳霸先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自南江出

溢口。會僧辯於白茅灣築壇歃血。共讀盟文。流涕

慷慨。使侯瑱襲南陵。鵠頭二戍。克之。僧辯等至蕪

湖。景聞之懼。侯子璩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僧辯

至姑孰。子璩帥步騎挑戰。又以鳩止陸船力鳥切力鳥切

船各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退。留大艦夾泊

兩岸。子璩之衆。謂水軍欲退。徑出趨之大艦。斷其

歸路。合戰。中江子璩大敗。景大懼。僧辯督諸軍乘

潮入淮。景塞淮口。綠淮作城。十餘里中。樓堞相接

陳霸先乃進於石頭。西落星山築柵。聚軍。次連入

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自帥疾子鑿等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僧辯進軍招提寺北。景帥數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之西。霸先命諸將分處置兵，以分其勢。景銜官軍官軍小縮。霸先遣將軍徐慶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景兵却。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軍繼進。景兵敗入柵，其將盧暉略以石頭降。僧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棄稍執刀，左右衝陳不動。衆遂大潰。景至闕下，不敢入臺。與其黨數人東走，欲就謝朓。仁於尋僧辯不戰。

士是夜軍士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寶器羽儀輦輅無遺。明日乃命侯瑱等帥精甲追景。王克元羅等帥臺內舊臣迎僧辯於道。僧辯迎太宗祥宮升朝堂。帥百官哭踊如禮。上表勸進於湘東王。且迎都建業不許。景黨郭元建等皆請降。僧辯遣陳霸先將兵向廣陵受之。會侯子鑿度江至廣陵。謂元建等曰：我曹梁之深讎，何顏復見其主？遂皆奔齊。獲王偉送建康。僧辯啓陳霸先鎮京口。

梁湘東王繹殺豫章王棟

王僧辯之發江陵也，啓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

何以為禮。王曰。六門建康臺城之內自極兵威僭

辯曰。討賊之謀。臣為已佐。成濟之事。請別與。入王

乃密諭朱買臣使為之所。及景賂豫章王棟。及二

弟橋。穆。相扶出於密室。逢杜崩於道。為去其鎖。二

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

買臣呼之。就船並沉於水。

梁武陵王紀稱帝于成都

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財用器甲殷積。聞侯景

陷臺城。湘東王繹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官湘東王

弟行文士。豈能巨濟。長史劉孝勝等。勸紀稱帝。紀

通鑑纂要之四十一

南北朝

廿八

雖未許而大造乘輿車服。會內寢殿柱。繞節生花

紀以為已瑞。遂即帝位。立子圓照為太子。司馬王

僧略。參軍徐怳。固諫不從。

侯景伏誅

謝朏仁聞侯景敗。欲北出候之。其黨趙伯超。據錢

塘拒之。侯瑱追及景於松江。進擊敗之。擒彭儁等

斬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將入海。羊侃之子

鷗為景都督。殺之。送尸建康。傳首江陵。截其手送

于齊。暴景尸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溧陽

公主亦預食焉。景五子在北齊。皆殺之。趙伯超。謝

卷仁皆降王僧辯并王偉等送於江陵。始葬簡文帝。號其廟曰太宗。

○以王僧辯為司徒陳霸先為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偉等伏誅。

湘東王誅王偉。呂季略。周石珍。嚴璽於市。趙伯超。伏知命。餓死於獄。以謝卷仁不失禮於太宗。特宥之。

○以辛術為吏部尚書。

自魏遷鄴以來。大選之職。知名者數人。互有得失。

高澄。少年高朗。所弊者疎。袁叔德。沈密謹厚。所傷

擢登襄之四十一

南北朝

廿九

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

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

門也。家世也。積功也。不遺考之前後。最為折衷。

○梁主繹立

○公卿藩鎮。數勸進於湘東王。王遂即位於江陵。

是日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侯景之亂。州郡太

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為限。荊州界

北盡武寧。西拒硤口。嶺南復為蕭勃所據。詔令所

行千里而近。民戶著籍。不盈三萬。

梁主承聖二年
魏主承聖二年

魏太師秦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梁武陵王紀伐江陵魏遣大將軍尉遲迥伐成都以救之

武陵王紀帥諸軍東下留蕭撝守成都世子圓照時鎮巴東啓云矣景未平荆鎮已為所破宜急進討紀信之趣兵東下梁主甚懼與魏書請討之宇文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乃遣迥自散關代蜀紀至巴郡聞有魏兵遣譙淹還軍救蜀迥至涪水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州降迥進襲成都蕭撝嬰城自守迥圍之譙淹遣兵赴援迥擊破之紀至巴東

通鑑纂要之四

南北朝

三十一

知侯景巴平乃悔召圓照責之對曰侯景雖平江陵未服紀亦已稱尊號不可復為人下欲遂東進將卒日夜思歸皆以為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圓照及劉孝勝固言不可紀從之宣言於衆曰敢諫者死遂至西陵軍勢甚盛陸法和築二城於破口兩岸墮石填江鐵鎖斷之梁主授任約於獄使助法和紀築連城攻絕鐵鎖梁主復援謝蒼仁於獄配兵使助法和

梁武陵王紀衆潰梁主殺之及其諸子

武陵王紀遣將侯獻與陸法和相拒頗兵日久頗

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慮不知所為
乃遣樂奉業詣江陵求和梁主不許謝朓任約
進攻侯景破之拔其三壘於是兩岸十四城俱降
紀不獲退順流東下將軍樊猛追擊之紀衆大潰
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梁主密敕猛曰
生還不成功也猛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法和
妝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梁主絕紀屬籍下圓照
等於獄絕其食至鬻臂啖之十二日而死遠近聞
而悲之

梁遣王僧辯還建康陳霸先還京口

魏書卷之四

南北朝

卅一

梁主下詔將還建康將軍胡僧祐黃羅漢宗懷劉
穀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
悔無及也梁主令朝臣議之時群臣多荊州人皆
曰東下非計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梁主曰勸
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朱買臣言於梁主曰建
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
勿疑以致後悔梁主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
安之卒從僧祐等議乃詔王僧辯還鎮建康陳霸
先復還京口

胡氏寅曰荊州為用武之國何不可都之有然於

蕭繹則不可也宗廟社稷皆在建康高祖憤崩簡
文弒殞所當營奉陵寢伸至痛之情冀除枵百彭
挑他月修之享之祀若弗暇也正使內無襄陽之
難外無齊魏之虞江陵全盛猶不能宴安而處矣
今也孝誠不昭義聲不播第欲保其故有偷為尊
顯率此為道雖使採百二之勢其為人圖取殆不
旋踵又何江陵建康之擇乎

成甲

梁承聖三魏恭帝
郭元齊天保五年

魏宇文泰廢其主欽而立齊王廓復姓拓跋氏

魏主自元烈之死有怨言密謀誅宇文泰臨淮王

通鑑纂要

南北朝

世二

育廣平王贊垂涕切諫不聽泰諸子皆幼以諸嬖

為心贊清河公李基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分

掌禁兵由是魏主謀泄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

弟齊王廓復姓拓跋氏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

十九後多威絕泰乃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

次為九十九姓士卒亦改從其姓魏主在位三年

梁以王僧辯為太尉陸法和為司徒

梁以陳霸先為司空

魏宇文泰弒其故主欽

梁以王琳為廣州刺史

廣州刺史蕭勃自以非梁主所授內不自安啓求入朝梁主徙勃為晉州刺史以琳部衆驅盛又得衆心故使代勃以遠之琳私謂主書李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揆官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限豈與官爭為帝乎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為國禦捍膺然其言而弗敢啓

梁主講老子於龍光殿魏遣柱國于謹帥師伐梁入江陵執梁主繹殺之

初散騎郎庾季才言於梁主曰去年八月丙申月

通鑑纂要卷之四

南北朝

廿二

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為天王丙至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法陵陛下宜整飾還都以避其患梁主亦曉天文歎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至是魏遣柱國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伐梁武寧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領軍胡僧祐黃羅漢曰二國無隙必應不爾乃復使王琛使魏于謹至樊鄧梁王督帥聚會之梁主乃停講戒嚴琛至石梵馳報羅漢曰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梁主乃復講百官戎服以聽徵王僧辯為大都督命陳霸先徙鎮揚州僧辯遣侯瑱

帥程靈洗等為前軍杜僧明帥吳明微等為後軍
陸法和聞魏師至將赴江陵梁主使逆止之魏軍
濟漢于謹令宇文護揚忠帥精騎先據江津斷東
路梁主出城行柵插才為之周六十里以將軍胡
僧祐僕射王褒分督城東西軍事魏軍至柵下梁
主乃徵王琳為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于謹令蔡
長圍中外遂絕梁主巡城猶口占為詩群臣亦有
和者梁主又裂帛為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
可以至矣胡僧祐等出戰皆敗魏人百道攻城僧
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將屬將士明行賞罰衆咸
致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內
外大駭魏悉衆攻柵及者開西門納魏師梁主退
保金城令汝南王大封等質於于謹以請和魏軍
之初至也衆以王僧辯子顥可為都督梁主不用
更奪其兵及僧祐死乃用之時城南雖破而城北
諸將猶苦戰日暝聞城陷乃散梁主乃焚古今圖
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擊柱并之歎曰文武之道今
夜盡矣命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于謹徵太子
為質梁主使王褒送之謹予以褒善書給之紙筆
褒乃書曰柱國常山公家叔王褒梁主遂白馬素

衣出門。管使鐵騎擁之入。管曰：子孫之天下，
性殘忍。且懲高祖寬縱之弊，故為政尚嚴。獄中不
囚常數千人。有司請釋之，以充戰士。梁主不許。悉
令梏殺之。事未成而城陷。魏人殺梁主及愍懷大
子元良等。于謹盡俘王公以下。及諸百姓男女數
萬口為奴婢。分賞三軍。小弱者皆殺之。得免者三
百餘家。繹在位三年。年四十七歲。

司馬氏

光曰武帝當齊之季。任居方面。危不自安。

乘時奮起。以除昏主而成大業。及享國日久。普通
大通之際。遭魏氏衰微。王公牧守。襁屬而歸之。戎

通鑑纂要之四十一

南北朝

卷五

車北征。至於洛汭。觀其勤身約已。好尚文雅。拊循
士大夫。亦可謂恭儉寬惠之君矣。然以萬乘之主。
為桑門之行。屈身傾國。以奉浮屠。恩勝於威。紀綱
不立。信佞臣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與國。寵叛人。遂
使臺城覆沒。老而餒死。江淮以南。鞠為荆棘。其智
未足稱也。夫德澤不能及。而享其大利。聖人禍之。
譬如悅盜賊之財。而延之入室。財不可得。而喪其
所有。必矣。其子孫各擁強兵。列居重鎮。不救君父
之危。而窺間乘便。更相屠滅。元帝於兄弟之中。亦
忍尤甚。是以雖翦兇渠。而克復故業。旋踵之間。身

為俘馘豈特人心之不與哉亦天地之所誅也

魏取襄陽徙梁王啓使稱帝于江陵也兵守之

魏立啓為皇帝取其雍州之地而資以荊州延袤

三百里又置防土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實以制

啓也初魏師未還啓將尹德教說啓曰江東之人

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為之人盡讎也誰與為國今

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為設享會預伏武士

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群醜俾無遺

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群僚隨材銖授魏

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

服濟江入踐皇極畧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

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殿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

行啓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若遽為

此人將不食吾餘至是闔城擊虜又失襄陽乃恨

不用德毅之言

梁王僧辯陳霸先奉晉安王方智承制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一

起梁敬帝紹泰元年魏恭帝二年齊文宣帝天保六年至陳宣帝大建二年齊後主武平元年周武

五十年和

乙

後梁敬帝方智紹泰元年魏恭帝二年齊天保六年宣帝蕭啓天定元年。九四國

梁王啓始稱帝

梁王啓即位改元於江陵是為後梁賞刑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以恭大寶為侍中尚書令王操為五兵尚書大寶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操亦亞之

梁王方智立

通鑑纂要四十二

南北朝

乙

晉安王自尋陽入建康即梁王位時年十三以王僧辯為中書監錄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軍事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

梁王僧辯奉貞陽侯淵明歸建康以梁王方智為太

子

初齊遣淵明還梁稱帝以兵納之使邢子才與僧辯書曰嗣主冲窺未堪負荷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為梁主卿宜迎接僧辯不從淵明至東園散騎常侍裴之橫禦之敗死僧辯大懼出屯姑孰遣使奏啓於淵明定君

臣之禮因求以梁王為太子淵明許之自采石濟江齊師還淵明入建康望朱雀門而哭道逆者以哭對入即位以方智為太子王僧辯為大司馬陳霸先為侍中

梁陳霸先殺王僧辯廢淵明復立方智稱藩于齊

初王僧辯與陳霸先共戚侯景情好甚篤僧辯去石頭城霸先在京口僧辯推心待之子顛屢諫不聽及僧辯納淵明霸先遣使爭之不從霸先歎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讐雪耻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為乎乃密聚金帛為賞賜之具會有告齊師至者僧辯遣人告霸先使為備霸先部發將士分賜金帛使徐度侯安都帥水軍趨石頭自帥馬步自江乘羅落會之入皆以為將禦齊師不之惟也安都引舟艦至石頭城北棄舟登岸被甲帶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霸先兵亦自南門入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與子顛帥左右苦戰敗走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見討而乃無備如此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霸先殺之既

而竟無齊兵。前青州刺史程靈洗帥兵救僧辯力戰軍敗。久之乃降。霸先義之。淵明遜位就邸。方智即皇帝位。告齊以僧辯陰圖篡逆。仍請稱藩於齊。討淵明為建安公。

梁陳霸先自為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

突厥滅柔然可汗鄧叔子奔魏突厥取而殺之

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滅之。柔然子鄧叔子收其

餘墟奔魏時木杆西破厥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

威服塞外其地東自遼海西至西海長萬里南自

漠北五六千里皆屬焉木杆恃其疆請盡誅鄧叔

子等於魏

宇文素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

者盡殺之於青門外

三

丙

梁太平元魏恭帝三年

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大冢宰

初宇文泰以漢魏官繁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

周禮定六官至是行之以泰為太師太冢宰李弼

為太傅大司徒趙貴為太保太宗伯獨孤信為大

司馬于謹為大司寇侯莫陳崇為大司空自餘百

官皆倣周禮

梁建安公淵明卒

梁陳霸先及齊師戰。敗之。殺蕭軌及徐嗣徽。

初梁吳興太守杜龠叛。梁遣陳清討之。譙秦刺史

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襲建康。不克。入石頭。以

襲齊遣兵援之。霸先及齊人戰。齊兵大敗。徐嗣徽

任約奔齊。齊遣儀同三司蕭軌等。與任約。徐嗣徽

合兵十萬。侵梁。次于蕪湖。霸先遣沈泰等。就侯安

都。共據梁山以禦之。齊人召建安公淵明。詐許退

師。霸先具舟送之。會其病卒。齊兵遂至秣陵。霸先

召周文育。與徐度。杜陵。禦之。齊人跨淮立橋。柵度

兵。夜至方山。徐嗣徽等。列艦青墩。以斷文育歸路。

通鑑纂要四二

南北朝

四

文育攻之。斬其驍將鮑砰。嗣徽衆大駭。因留船蕪

湖。自丹陽步上。齊兵進及兒塘。建康震駭。霸先拒

嗣徽等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

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馬。先進

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安都帥十二騎

突其陳。破之。齊兵至幕府山。霸先遣別將擊其糧

運。盡獲之。齊軍殺馬驢以食。至玄武湖西北。會連

日大雨。平地水丈餘。晝夜坐立泥中。懸鬲以糞。而

臺中及湖溝北路燥。梁軍每得番芻。然四方糧運

不至。將戰。調市人得麥飯。分給軍士。士皆飢疲。會

陳禧饋米三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煮鴨。裹以荷葉。未明。蓐食。出幕府山。與吳明微。沈泰等首尾齊舉。縱兵大戰。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死者不可勝計。擒徐嗣徽。斬以徇。追奔至于臨沂。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等斬之。齊軍士縛荻筏以濟。溺死甚衆。唯任約主僧情得免。軍士以賞俘買酒。一人裁得一醉。

梁以侯瑱為司空

梁陳霸先自為丞相錄尚書事

魏太師大冢宰安定公宇文泰卒。世子覺嗣

通鑑纂要卷四十一

南北朝

五

泰能駕御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彼三代而為之。至是北度河。還至牽屯山而病。驛召中山公護至涇州。謂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遂卒。世子覺嗣位。為太師。柱國大冢宰。安定公。出鎮同州。尋自為周公。

丁梁太平二年。魏恭帝二年。隋天保八年。陳高祖武帝。陳霸先元末定元。周孝恭帝宇文贄元九月。以後世宗明帝毓元年。是歲梁魏皆亡。陳國代并。齊三大國。後梁一小國。凡四國。

周公覺稱天王。廢魏主為宋公。宇文護自為大司馬

魏宇文護以周公覺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

以魏主詔奉冊璽禪位于周遷魏主出居大司馬府周公即天王位追尊文公為文王妣為文后封魏帝為宋公以木德承魏水行夏之時服色尚黑以李弼為太師趙貴為太傅大冢宰獨孤信為太保大宗伯中山公護為大司馬

司馬氏光曰後魏道武帝乘燕氏之衰悉舉引弓之民以憑陵中夏南取并州東舉冀幽兵不留行而數千里之地定繼以明元太武兼青秦包荆豫擢赫連開關中梟馮洪吞遼碣虜沮渠并河右高車入臣蠕蠕遠遁自淮以北逾於大漠悉為其有子

孫稱帝者百有餘年左在之盛未之有也及孝文嗣位乃賤戎狄之俗修帝王之政禮樂文采蔚然可觀宣武懦弱不克負荷元氏之業於茲始衰重之以孝明幼冲胡氏淫恣綱紀大壞民怨盜起於是爾朱榮乘之而興晉陽之甲后主沉於回淵公卿百官血濡馬足雖孝莊勇決手刃賊臣而枝黨四集禍不旋踵孝武惡高歡之逼逃遁入關遭宇文泰之禍不能自脫東西分裂相繼皆亡嗚呼入主當國全盛之時宴安怠惰以失其威之柄及民心已去禍亂已成雖有明斷之才猶不能收况傳

君乎

○周大司馬護殺冢宰趙貴

○周楚公趙貴行公獨孤信故皆與大祖等夷及晉公護專政皆怏怏不服貴謀殺護信止之護聞之殺貴允信官

○周宇文護自為大冢宰

○周冢宰護弒宋公

謚曰魏恭帝在位三年

○梁丞相霸先自為相國封陳公加九錫

○周冢宰護弒其君覺立寧都公毓

通鑑纂要卷四十一

南北朝

七

○周主覺性剛果惡宇文護之專司會李植軍司馬

孫恒久居權要亦恐不見容乃與宮伯乙弗鳳賀

拔提等共譖之曰護自誅趙貴以來威權日盛以

臣觀之將不守臣節願陛下早圖之王以為然數

引武士於後園講習為執縛之勢植等又引宮伯

張光洛同謀光洛以告護護乃出植於外後王思

植等每欲召之護泣諫王乃止鳳等懼察謀刻日

誅護光洛又以告護乃召在國賀蘭祥領軍尉遲

綱等謀之祥等勸護廢立時綱總領禁兵護遣

入宮執鳳等因罷散宿衛兵王方悟獨在殿內

官人執兵自守護遣祥逼王遜位幽於舊第召公卿議廢王為略陽公尋弒之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鳳恒等皆被誅孝愍帝受禪一年年十六歲

梁陳公霸先進爵為王遂稱皇帝廢梁主為江陰王

梁主禪位于陳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沈恪勒兵入宮衛送梁主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伏不奉命王嘉其意更以王僧志代之王遂即位于南郊奉梁主為江陰王

葉氏適曰梁樹本根比宋齊為厚所以速亡者武帝納侯景一失也元帝能克景而不歸建康二失也王僧辯畏齊立貞陽侯陳霸先因之而起三失也或謂元帝猜險非繼世之君其理則然然使即歸舊邦僧辯霸先當無異志而並獲其用比人不能徑渡必不身遭屠戮僧辯之心固不在篡梁若不以立君為舉恭霸先雖姦凶無自而發梁祚尚

可延也十年之間積三大失而國安有不亡者哉

廣戊

陳末定二國明帝齊天保九年

梁王琳伐陳次于白水遣使乞師于齊先是王琳及陳入戰敗之獲其將用文育侯安都

通鑑纂要卷四十一

南北朝

八

遂克江州至是琳引兵十萬下至湓城屯於白水浦以魯悉達為將軍陳主亦以悉達為將軍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而無所就琳不敢下乃遣使求援於齊且請納永嘉王莊以主梁祀余孝頃遣說琳曰周迪黃法氈音闐皆依附金陵陰窺間隙大軍若下必為後患不如先定南川然後東下孝頃請席卷所部以從下吏琳乃遣樊猛李孝欽劉廣德將兵赴之使孝頃總督三將屯於臨川故郡徵兵糧於迪以觀其所為

周宇文護自為太師

通鑑纂要四十二

南北朝

九

齊納梁永嘉王莊子梁軍以王琳為梁丞相琳遂以莊稱帝

陳主霸先弒江陰王

謚曰梁敬帝在位三年年十六歲

齊以常山王演錄尚書事

初常山王演以齊主沈洸憂憤形於顏色齊主覺之謂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縱樂演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齊主亦大悲抵盃於地曰自今敢進酒者斬未幾沈洸益甚或於諸貴戚家角力不限貴賤唯演至則內外肅然齊主棄黷之遊遍於宗戚

唯至演第。則不適而去。僕射崔暹屢諫。演深恥謝。之太子殷。自勿溫裕。開朝禮士。好學。聞覽時政。甚有美名。齊主以其不似已。欲廢之。使手刃囚太子。惻然不斷其首。齊主大怒。親以馬鞭撞之。太子由是氣悴。語吃。精神昏擾。齊主曰。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此言非所以為戲。愔白收言。齊主乃止。齊主既殘忍。有司莫敢嚴酷。淮卽中蘇瓊所。至皆以寬平為治。有人告反者。事或付瓊。多得申雪。

通鑑卷四十二

南北朝

十

陳

陳末定三周武成元齊天保十年

周王賜凌士章。負號逍遙公。徵魏將軍寇偁入見。

夔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太

祖重之。不奪其志。周王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晉

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夔仰視歎曰。酣酒嗜音。

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護不悅。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寇偁。少有學行。自大統中。稱老

疾。不朝謁。王欲見之。偁不得已。入見。王引與同席。

問以舊事。以御與送之。

陳主霸先歿。兄子臨川王蒨立。

陳主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為政務崇寬簡。非軍旅急務。不輕調發。性儉素。常服不過數品。私宴用瓦器。蚌蜃後宮。無金翠之飾。在位三年。年五十七歲。至是。殂。子昌。頊皆以江陵之陷。沒於長安。內無嫡嗣。外有彊敵。宿將在外。朝無重臣。唯中領軍杜稜典宿衛。兵。章皇后召稜。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急召臨川王椿於南皖。在今板切南皖。在今衛城縣。侯安都軍還適至。遂與王俱還。至建康。群臣奉王嗣位。王謙讓不敢當。后以昌故。未肯下令。羣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大功於天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即按劔上殿曰。皇后出璽。是日即位。以侯瑱為太尉。安都為司空。胡氏寅曰。陳高祖雖享國日淺。其過舉亦少。所可恨者。無宰相也。自古聖人為天下。亦必求賢為輔。相以助已。宰相又廣求人材。布之內外。然後治道可立。豈可役其耳目。運其心思。以當萬機之衆。獨委其事五六武夫。而能開物成務者哉。豈世衰道微。無名世之士。可為時用耶。抑高祖不知古今。不能求而致之也。

齊主滅元氏之族

齊主盡誅諸元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棄尸渚水。唯元囂元文遜等數家獲免。

胡氏貞曰元魏固多賢君。李文治行尤美。江左五朝皆莫及也。其後為高洋所勦。幾至於殲焉。是何也。自拓跋珪已來。殺人多也。獨孝文寬仁。好儒。亦數大舉兵。夫兵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得已不已。天之所惡。故玩兵恃武者。難乎其有後也。雖然。彼已亡之國。固有以取之。而殺之者。亦不仁之極矣。

周王始稱皇帝

周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議。以為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

通鑑纂要四二

南北朝

十二

皇帝。建年號。從之。

齊主洋殂。太子殷立。

齊主嘗酒成疾。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召尚書令楊愔。領軍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侍郎鄭順。受遺詔輔政。死於晉陽。在位十年。年三十一。羣臣無下泣者。唯楊愔涕泗嗚咽。太子殷即位。詔諸雜作一切停罷。

唐

陳世祖文帝。隋天嘉元。周武成二。齊主。元肅宗。孝昭帝。黃皇建元年。

梁丞相王琳伐陳敗績與梁主莊皆奔齊

先是琳聞陳高祖殂乃以孫瑒切亮為郢州刺史

留任春梁主莊出屯濡須口琳攻大雷陳遣侯

瑒侯安都及徐度將兵禦之吳明徹夜襲淝城琳

遣任忠擊明徹大破之因引兵東下至淝口侯瑒

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周人聞琳東下遣荊州刺

史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嬰城自守琳

恐衆潰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齊軍屯

西岸為之聲勢時西南風急琳引兵直趣建康瑒

等徐躡其後風反為瑒用琳擲火炬皆反燒其船

通鑑纂要卷四十二

南北朝

十三

瑒發拍擊艦以牛皮冒蒙衝小船觸之琳軍大敗

齊軍自相蹂踐陳軍乘之斬獲萬計琳走奔齊梁

主莊左右皆散獨侍中袁泌以輕舟送莊達于齊

境拜辭而還遂奔陳御史中丞劉仲威奉莊奔齊

齊太傅常山王演殺尚書令楊愔等自為丞相都督

中外諸軍事

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妻太后欲

立之而不果齊主殷立演仍居東館事皆咨決楊

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

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中山太守陽休之謂演演

不見休之謂王晞曰昔周公朝讀百篇書暮見七十
七。猶恐不足。王何疑而拒客邪。晞乃謂演曰。先
帝時。東宮委一胡人傳之。今春秋尚富。驟覽萬幾。
殿下宜朝夕先後親承音旨。而使它姓出納詔命。
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邪。演還
鄴。人謂演必留守根本。楊愔疑之。使與長廣王港
俱從平秦王歸彥。總知禁衛。愔留從駕五千兵於
西中。陰備非常。歸彥由是亦怨愔。領軍將軍可朱
渾天和。每曰。不誅二王。必主無自安之理。燕子獻
謀。處婁太后於北宮。使歸政李太后。楊愔又以爵
賞多濫。悉加澄汰。由是失職之徒。歸心二王。歸彥
初與楊燕同心。既而中變。蓋以其謀告二王。侍中
宋欽道請去二王。齊主不許。愔等乃奏李太后出
二王為刺史。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湛鎮
晉陽。演錄尚書事。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
湛伏家。僅數十人於後室。與賀拔仁。斛律金等數
人約於坐執愔。及天和欽道子獻馭之。愔大言曰。
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
何罪之有。二王與歸彥等擁愔等突入雲龍門。演
入至昭陽殿。婁太后出坐殿上。李太后及齊主側

立。演叩頭曰：臣與陛下骨肉至親，楊遵彥等欲獨擅朝權，威福自己，若不早圖，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湛等已共執之，未敢刑戮。時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城求樂，武力絕倫，素為顯祖所厚，叩刀仰視齊主，素吃訥，倉猝不知所言。婁太后令却伏不退。又厲聲曰：奴輩即令頭落，乃退。求樂內刀而泣。婁太后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眼已出。婁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為，留使豈不佳邪？乃讓齊主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次將及我，爾何為縱之？齊主猶不能言。婁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

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李太后拜謝齊主，乃曰：天子亦不敢為叔惜，况此漢輩，但勾兒命，自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演令歸彥引衛士過華林園，以京畿軍士入守門閣，斬娥求樂。婁太后臨情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演亦悔殺之。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楊愔總機務。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周家宰護進毒弒其君毓，毓弟魯公邕立。

周明帝明敏有識，量宇文護憚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寘毒於餽餽而進之。周主覺之，口授遺詔五

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邑，朕之介。

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遂

殂。在位四年，年二十七歲。邕即位。性深沉，有遠識。

齊元齊帝山王演廢其主殷為濟南王而自立。

巳辛 齊天嘉二 周高祖武 帝邕 保定 元齊世祖武 成帝湛 太寧元年

周齊太師護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齊齊主演弑濟南王。

齊齊主演殂弟長廣王湛立。廢太子百年為樂陵王。

齊齊主演出敗。馬驚墜地，絕肋。妻太后視疾，問濟南

何在者三。齊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

通鑑纂要四十二

南北朝

十六

死，其宜矣。遂去不顧。齊齊主乃微湛立之。又與書曰：

百年無罪，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遂殂。湛猶疑

其詐，使所親先詣殯，所發視，使者復命乃馳赴晉

陽即位。立百年為樂陵王。演立一年，年二十七歲。

後梁陳天嘉三 齊河清元 周保定 後齊世宗 歸天 保元年主啓殂，太子歸立。

後梁齊主安於儉素，不好酒色，以封疆補溢邑，居殘

政，讎讎不得志，疽發背而殂。

齊陳天嘉四 周保定 齊河清二年

周齊主養老于大學。

(周)主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為三老仍賜以
 延年杖遂幸太學謹入門(周)主迎拜謹答拜有司
 設席於中樞太師護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
 大司馬豆盧寧正烏(周)主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
 司進饌(周)主跪設醬豆袒割謹食畢(周)主跪授爵
 以醕有司徹(周)主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帝後
 對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納諫以
 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
 善者日進為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勿
 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
 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

得進言之益者也
 陳侍中安成王頊免

項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恃勢為
 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為奏彈之從南臺官屬引奏
 案而入(陳)主為欽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項侍殿

乙酉
 陳天嘉六年(周)保定五
 齊後主禕天統元年

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項下殿。陳主為之免項侍中。朝廷肅然。

齊主湛傳位於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帝。以祖珽為祕

書監。

珽有文無行。與和士開共為姦諂。珽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官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

通鑑纂要四十二

南北朝

十八

諾。會彗星見。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象。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為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齊主從之。傳位於緯。以太子妃斛律氏為后。於是羣公上尊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侍郎馮子琮。左丞胡長粲。輔導少主。珽拜

祕書監。大被親寵。

丙陳天康元天和
元陳天統二年

陳以孔奐為太子詹事

陳主不豫。臺閣衆事。並令僕射到仲舉。尚書孔奐共決之。疾篤。奐仲舉與司空尚書。今揚州刺史安

戎王頊尚書表摠舍人劉師知入侍醫藥陳主以
太子伯宗柔弱謂頊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頊拜泣
曰辭陳主又謂仲舉與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
重宜須長君卿等宜遵此意孔與流涕對曰皇太
子聖德日躋安成王足為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
誠不敢奉詔陳主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與
為太子詹事

司馬氏

光

曰孔與處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

苟以世祖之言為不誠則當面辯廷爭以絕覬覦
以為誠邪則當請下詔書宣告中外若謂太子嫡
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以
死繼之奈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及其
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
斯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
孤豈不悖哉

陳主猜劓太子伯宗立

陳主起自艱難

知民疾苦性明察儉約每夜刺聞

疑宮中職名潘

檢察閭闔者也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數傳更

籤於殿中者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鏗然有聲曰
吾雖眠亦令驚覺在位六年

臣等謹按古者明目達聰所以決天下之壅蔽也如陳文之明察徒自勞耳而無補於治人君不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其可哉

陳以安成王頊為司徒錄尚書事徐陵為吏部尚書

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濫乃為書示眾曰永安之

時聖朝草創白銀難得黃札書詔薄木板也易管致令員

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今衣冠禮

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眾咸服之

齊始用士人為縣令

齊主伯宗光大元周天和二齊天統三年

通鑑纂要卷四十一

南北朝

千

陳安成王頊殺中書舍人劉師知又殺僕射到仲舉

初陳高祖為梁相用劉師知為中書舍人師知涉

學工文練習儀體歷世祖朝委任甚重與安成王

頊到仲舉同受遺詔輔政師知仲舉恒居禁中參

決衆事頊與左右三百人入居尚書省師知見頊

為朝野所屬忌之與左丞王暹等謀出頊於外東

宮舍人殷不佞素以名節自任馳詣相府矯敕謂

頊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遷東府經理州務中記室

毛喜馳語頊曰此必非太后意須史聞奏無使姦

人得肆其謀出外即受制於人譬如曹爽願作富

家翁其可得邪。領軍將軍吳明徹亦贊之。頊乃稱疾。召師知與語。使喜入言於太后。太后曰。伯宗幼弱。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陳王亦曰。此自師知等所為。朕不知也。喜以報頊。頊因囚師。知入見太后。以師知付廷尉賜死。以仲舉為光祿大夫。遲亦被誅。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行。頊雅重之。免官而已。自是國政盡歸於頊。右衛將軍韓子高與仲舉通謀。未發。仲舉既廢。心不自安。子高亦自危。求出。頊召文武議。立皇太子。仲舉子高入皆執之。下獄。賜死。以始興王伯茂為中衛大將軍。師知子高之謀。伯茂預之。頊恐其扇動中外。使居禁中。

通鑑纂要卷四十一

南北朝

廿一

齊左丞相咸陽王斛律金卒

金門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每朝見。常聽乘步輦車至階。或以羊車迎之。然金不以為喜。嘗謂其子大將軍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我家直以勲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

也。

戊子

陳光大二年。天和三年。齊天統四年。

周隨公楊忠卒

忠子堅為小官伯。宇文護欲引以為腹心。忠曰。兩

姑之間難為婦汝其勿往。堅乃辭之。至是忠卒堅
襲許

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為臨海王

始興王伯茂以安成王頊專政不平肆惡言頊遂
以太后令誣陳主云與劉師知華皎等通謀廢為
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篡。又下令黜伯茂為溫麻侯
真諸別館。使盜殺之。伯宗在位三年。

齊主湛殂

齊上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疾亟。以後事屬和
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遂殂。士開祕喪三日不發。

通鑑纂要四十二

南北朝

廿二

黃門侍郎馮子琮問其故。士開曰。至尊年少。恐王
公有貳心者。欲盡追集。然後議之。士開素忌太尉
趙郡王儼。及領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遣詔出。儼
於外。奪定遠禁兵。乃說之曰。羣臣富貴者。皆至尊
父子之恩。但令在內。貴臣一無改易。王公必無異
志。且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它變。士
開乃發喪。世祖驕奢淫泆。立五年禪位。年三十二。

丑巳

陳高宗宣帝頊太建元年
天和四年齊天統五年

陳主頊立

庚辰

陳太建二年齊武平元年
天和五年

齊以蕭莊為梁王

齊復以梁永嘉王莊為梁王。許以興復竟不果及
齊亡。莊憤邑卒於鄴

老館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一

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一

南北朝

一

三十一

◎

齊永嘉王莊

齊復以梁永嘉王莊為梁王。許以興復竟不果及

齊亡。莊憤邑卒於鄴

杭州圖書館